

对七情病因概念的形成分析

李成卫 王庆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

关键词: 七情;陈无择;理学心性论

中图分类号: R 228

七情作为病因概念,首见南宋·陈无择《三因方》。一般对这一概念来源的讨论,多仅追溯到《黄帝内经》中有关情志致病的论述,而对于七情病因概念中可能存在的“非《内经》”内容,讨论甚少。通过分析《三因方》中与“七情”有关的论述,笔者认为,陈无择的七情病因概念,由《素问·举痛论》“九气”、《诸病源候论》“七气”、《礼记》“七情”以及宋明理学心性论等多种元素构成。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认识中医学概念的建构规律,正确理解和改造现代中医学七情概念有重大意义。

1 七个情志因素源于《素问》和《巢氏诸病源候论》

1.1 怒、喜、悲、恐、惊、思,源于《素问·举痛论》“九气”

《黄帝内经》中关于情志致病的论述十分丰富,而与《三因方》“七情”最为接近的是《素问·举痛论》“九气”。如《三因方·七气证治》:“夫喜伤心者,自汗,不可疾行,不可久立,故《经》曰:喜则气散。怒伤肝者,上气,不可忍,热来荡心,短气欲绝,不得息,故《经》曰:怒则气击(一作上)。忧伤肺者,心系急,上焦闭,荣卫不通,夜卧不安,故《经》曰:忧则气聚。思伤脾者,气留不行,积聚在中脘,不得饮食,腹胀满,四肢怠惰,故《经》曰:思则气结。悲伤心胞者,善忘,不识人,置物在处,还取不得,筋挛,四肢浮肿,故《经》曰:悲则气急。恐伤肾者,上焦气闭不行,下焦回还不散,犹豫不决,呕逆恶心,故《经》曰:恐则精却。惊伤胆者,神无所归,虑无所定,说物不竟而迫,故《经》曰:惊则气乱。”

上文所说《经》”显然是《黄帝内经》,所引基本为《素问·举痛论》“九气”内容。《举痛论》“九气”为:怒、喜、悲、恐、寒、炅、惊、劳、思,与陈无择“七情”有六个相同;而寒、炅(热)归于六淫,为外因;劳,归于不内外因。显然,陈无择保留了“九气”中的情志致病因素,把寒、炅、劳归于其他两类,在三因说中,《举痛论》“九气”的内容是全面的。如《三因方·九痛叙论》:“夫心痛者,在方论则曰九痛,《内经》则曰举

痛,……若十二经络外感六淫,则其气闭塞,郁于中焦,气与邪争,发为疼痛,属外所因;若五脏内动,汨以七情,则其气痞结,聚于中脘,气与血搏,发为疼痛,属内所因;饮食劳逸,触忤非类,使脏气不平,痞隔于中,食饮通症,变乱肠胃,发为疼痛,属不内外因。”而且,在《三因方》的《七气证治》和《七气叙论》中,称“喜怒忧思悲恐惊”为“七气”,这也和《素问·举痛论》“九气”相同。无疑,陈无择“七情”概念中包含有《素问·举痛论》“九气”的因素。

1.2 忧,从《诸病源候论·七气候》“七气”来

从《三因方》对“喜怒忧思悲恐惊”的论述看,另一个与陈无择“七情”概念接近的文献是《诸病源候论·七气候》。《三因方·七气叙论》:“夫五脏六腑,阴阳升降,非气不生。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者不同,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但古论有寒热忧悲,而无思悲恐惊,似不伦类,于理未然。”其中,“古论”当指《诸病源候论》。该书《七气候》“七气者,寒气、热气、怒气、悲气、忧气、喜气、愁气。凡七气积聚,牢大如杯,若拌在心下腹中疾痛欲死,饮食不能,时来时去,每发欲死,如有祸状,此皆七气所生。”其“七气”为寒、热、怒、悲、忧、喜、愁,比陈无择“七情”多寒、热、悲,少思、悲、恐、惊,而怒、忧、喜相同。陈无择言“有寒热忧悲,而无思悲恐惊”,大抵指此。

至此可以明了,陈无择“七情”,六个(怒、喜、悲、恐、惊、思)来自《素问·举痛论》“九气”,一个(忧)来自《诸病源候论·七气候》“七气”。

2 变“气”为情、其数为七,是仿《礼记·礼运》“七情”

《三因方》以前的医学文献,情志致病因素超过七个,如《诸病源候论》“七气”还有悲;情志致病因素又与劳逸、饮食及房室等因素相并,统称为“气”,不称为“情”,如《素问·举痛论》称“九气”、《诸病源候论·七气候》称“七气”,而且《三因方》卷八《七气叙论》、《七气证治》等篇中,亦称“喜怒忧思悲恐惊”为“七

*李成卫,男,33岁,在该医学博士生,讲师

气’。结合序言所讲《三因方》成书过程,其初稿名为“依源指治”,后同友人讨论后始成此书。《三因方·序》“余绍兴辛巳,为叶表弟楠伯材集方六卷……题曰依源指治。伯材在行朝,得书欲托贵人刊行,未几下世遂已。淳熙甲午,复与友人汤致德远、庆德夫,论及医事之要,无出三因,辨因之初,无逾脉息……觉识三因,病无余蕴。故曰医事之要,无出此也。因編集应用诸方,类分一百八十门,得方一千五十余道,题曰《三因极一病源论》。”推测,三因学说的形成,改“七气”为“七情”做内因,并易书名“源”为“因”,均为此次讨论的结果,《七气证治》等处称“气”,是“依源指治”原稿未能尽改的内容。而无论推测是否正确,就《三因方》内容来看,病因概念^[1]、七情病因概念和三因说,都是陈无择的创造,是《三因方》核心观念,也是相当于全书总论的“卷之一”、“卷之二”反复强调的内容。

陈无择称七种情志致病因素为“七情”,决非凭空而来,其所据者是《礼记·礼运》。《三因方》前的文献中有三个“七情”概念,一是儒家“七情”,如先秦《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二是佛家“七情”,是喜、怒、忧、惧、爱、憎、欲,是人的七种感情。三是医家药物配伍的七情,《神农本草经·注册》:“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此以人伦关系比喻药物之间的关系,其与儒家七情虽不能一一对应,但含义多有相近处。推测,药物“七情”,系受儒家“七情”影响而成。佛家“七情”与儒家“七情”相近,言病因“七情”是受《礼记》影响而成,理由有如下两点。

首先《三因方》病因“七情”的论述包含《礼记》“七情”的所有内容。七个构成要素比较,喜、怒同,忧、悲与哀近,恐、惊与惧近,思同欲近,而少爱、恶。而全面考察《三因方》关于“七情”的论述,爱、恶也并不少。如《三因方·内所因论》:“然内所因惟属七情交错,爱恶相胜而为病,能推而明之,此约而不滥,学者宜留神焉。”爱则喜,恶则怒;爱则思,恶则恐、惊、悲、忧。爱、恶是《三因方》“七情”的总纲,七情致病可以概括为“爱恶相胜而为病”。显然,《礼记》“七情”是包含在《三因方》“七情”及其相关论述中的。

其次,陈无择有儒者气质。关于陈无择的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史载不详,没有明确介绍陈无择弃儒从医的文献。但是,从《三因方》有关内容看,陈无择是通儒的。如《太医习业》以儒学结构比例医学结

构:“为儒必读五经三史,诸子百家,方称学者。医者之经《素问》《灵枢》是也;史书,即诸家本草是也;诸子《难经》《甲乙》《太素》《中藏》是也;百家,《鬼遗》《龙树》《金镞刺要》《铜人》《明堂》《幼幼新书》《产科保庆》等是也。儒者不读五经,何以明道德性命,仁义礼乐;医不读《灵》《素》,何以知阴阳运变,德化政令。儒不读诸史,何以知人材贤否,得失兴亡;医不读本草,何以知名德性味,养生延年。儒不读诸子,何以知崇正卫教,学识醇疵;医不读《难》《素》,何以知神圣工巧,妙理奥义。儒不读百家,何以知律历制度,休咎吉凶;医不读杂科,何以知脉穴骨空,奇病异证。”而《内所因治说》论述伤寒、杂病则更有儒家味道:“论云,治伤寒有法,医杂病有方。方即义方,法即法令。外病用法令,犹奸邪外扰,非刑不除;内病用义方,犹父子兄弟不足,以礼格之而已。故内外之治,由是而分。外邪难辨,当以例明;内证易知,只叙方证,学者不可不审。”因此,陈无择援引《礼记》“七情”,称“喜怒忧思悲恐惊”即“七气”为“七情”,是完全有可能的。

3 宋明理学心性论是“七情”病因概念形成的指导思想

陈无择“七情”概念中还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理”。如在《七气叙论》《七气证治》等篇,陈无择整理《素问》“九气”《诸病源候论》“七气”等内容,形成他自己的“七气”概念时,批判《诸病源候论》“似不伦类,于理未然”;在《内所因论》论脏腑寒热、虚实云:“此正本藏十二官冷热盈虚而为病,非外感淫邪,及故为背理者之比。”在序言强调三因说时批判其他医书“俗书无经,性理乖误”。至此,可以看到七情概念形成的大致过程:一,在“理”指导下,整合《内经》“九气”和《诸病源候论》“七气”,剔除寒、热、劳等非情志因素,提炼出“喜怒忧思悲恐惊”的内容,称之为“七气”;二,在创建三因说时,把“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气”改称为“七情”,同时根据“常理”,把饮食、劳累、房室等因素,从内因中剔除,使“七情”单独成为“内因”。“理”是这个过程中分类病因、判断是非的标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此“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宋明理学,在宋代又称道学,程朱学派是其主流^[3]。此学以理为道体,以穷理为精髓,以存天理、去人欲为修养工夫,一切以“理”为标准,把“理”作为终极依据。除上述例证外,《三因方》中还有许多以“理”标准判断是非、评论事物的论述。而陈无择的学生、友人卢祖常对他的评价是:“先生轻财重人,笃志师古,穷理尽性”(《简易方纠谬》)。而宋明理学心性论可以解释《三因方》“七情”

单独成为‘内因’的特点。心性论是宋明理学的核心理论,其主体命题为程颐的‘性即理也’和张载的‘心统性情’。朱熹的评价是:“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近思录》)。情,指四端七情;性即理,为从天禀赋。性为主宰,为外物所感,动发为情³。其中,七情主于心,而在‘内’;为性之动,而与饮食等因素相区别。陈无择‘七情’概念在三因说中与其他致病因素区别,单独占据‘内’位,与之相符。《三因方》成书于淳熙甲午(1174)年。其时,道学甚盛。朱熹等倡道学,而林栗、陈贾等反道学,论争颇烈。陈无择正是在这样的大的社会氛围中,与友人讨论医理、创建三因说的。他受当时讨论命题的影响,引述《礼记》“七情”概念,称“喜怒忧思悲恐惊”即“七气”为“七情”,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他反复强调的“理”,即是宋明理学之“理”。

4 结论与意义

综上所述,陈无择‘七情’概念,是陈无择在宋明

理学心性论的影响下,整理《素问·举痛论》《诸病源候论》相关情志致病的论述而形成的,其中包含有《素问·举痛论》“九气”《诸病源候论》“七气”《礼记》“七情”以及宋明理学心性论等多种“元素”。

明确这一问题的意义有三:一,提示七情概念是可以根据现代科学理论改造的;二,提示应当在《内经》之外更为广阔的视野内,多元地讨论其他中医学的基本概念;三,提示探索中医学基本概念的构建规律,无论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中医学学术思想史研究,都有重大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李成卫,王庆国.试论病因概念成于南宋.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23(5):3

2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7.14

3 陈 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54

(收稿日期:2004-03-15)

国家重点学科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
中青年学术骨干团队成立会议纪要

2004年12月12日,国家重点学科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中青年学术骨干团队成立会议在昌平蟒山会议中心召开,会议以加强学科建设,促进学科发展,出成果、出人才为宗旨,成立了学科中青年学术骨干团队,以期以团队的凝聚和核心作用,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除本学科中青年学术骨干外,校领导魏天卯副校长、靳琦校长助理,研究生处兼“211办”领导王伟处长、图娅副处长,基础医学院李澎涛副院长、李峰副院长,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中医药处王昌恩主任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中基学科带头人王琦教授宣布了学科学术顾问以及学术团队名单,并由王昌恩主任代表专家接受聘书。会议由学科成员翟双庆教授主持。

会议聘请的学术顾问及本学科中青年骨干团队人员名单如下。**学术顾问:**程士德 石学敏 任继学 李德新 路志正 曹洪欣 王昌恩 苏刚强 **特聘专家:**李 梢 **学术团队:**翟双庆 孟庆刚 金光亮 钱会南 张宝春 贺 娟 蒋 燕 张银柱 **学科秘书:**贺 娟 **学术秘书:**蒋 燕 **团队负责人:**翟双庆 **211 重点项目秘书:**钱会南

程士德教授为大会发来贺辞:祝愿我校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出人才,出成果,上水平。

王琦教授谈了学科发展设想,认为要保持我们学科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力”上,即影响力、核心力、凝聚力,这就要我们紧紧围绕学科的两个基本议题进行建设:一是出成果,一是出人才。出人才的关键在于青年骨干的培养上,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组成这个团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学科,建设强有力的学术梯队,加强学科的凝聚力,从而提高本学科在全国的学术地位,要横向比较,保持在全国中医院校中的核心地位。魏天卯副校长谈到中医药大学所有学科的发展均离不开中基学科的发展,我校定位是国际知名、国内一流,要达到这个标准,培养人才、教学科研是主体。王伟处长指出学科的发展需要建立学科的学术团队,学科内部成员要有不同的方向,要相互分工、相互依赖,建立互补机制。本学科的团队仅是核心团队,要跨院系、跨学校,实现学术资源与学术信息的共享。随后图娅、李澎涛、李峰等均着重强调了人才的凝聚与团结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最后张宝春、孟庆刚作为学科代表分别表示,要团结好,把学科搞上去。

(执笔:贺娟)